

青翠时光

耿艳菊

山都披上了层层叠叠的翠色，望之清凉惬意。山脚下有静谧的湖，湖水澄碧。一条原木色的悬浮桥悬于碧水之上，人走在桥上，悠悠晃晃，悠闲诗意里还荡漾着几分童趣，像一湖水带着人荡秋千，却又是那么柔柔地、和缓地。

我们来得早，才上午八九点钟，这会儿游人不多。除了我们，还有一对中年夫妻，三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突然从湖的东南方飘来几声蛙鸣，大家一时间都有些惊喜，纷纷把目光递到那里。只见那儿靠近岸边，有一片荷，圆圆的荷叶擎在水面上，静谧安然，并不见青蛙。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蛙鸣，桥上大家陌生的气息少了一些，目光收回时，大家相视而笑。

蛙鸣年年听，按说没什么稀奇。荷叶的风景也着实稀松平常。而此时，却给人一种别样的新奇韵味。

“这是今年第一次听到蛙鸣，夏天来啦。”一个穿白衬衫的文雅小伙子欢喜地说。

刚才，这三个小伙子一直在拍照，拍一面面临着湖水的古老的石墙。墙边有数层台阶，能下到湖岸边。有意境的是台阶最上面开着两扇门，爬满了翠绿的藤蔓。这碧水，这石墙，这长满苍苔的台阶，这藤蔓缠绕，宛若迎面遇上一个江南小镇。

“夏天来啦！”和白衬衫小伙子站在一起的瘦高个小伙子以手作喇叭状对着远处的青山和碧水大声喊着。

另一个带卡其色遮阳帽的小伙子也手作喇叭状喊着：“夏天来啦！”

这就是飞扬恣意的青春呀！因一声蛙鸣，一片荷叶，一个崭新的夏天的到来，而充满对人生的欢喜。也许，多年后他们披着一身生活的风霜，忆起这转瞬即逝的青翠时光，那简单纯粹的快乐，会让他们不再清澈的眼眸豁然明亮起来吧。

那对中年夫妻回过头来，看着三个小伙子，很亲切地笑着。也许，他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吧。也许是想起了自家在外地读书的孩子吧。他们走在前面，一直手牵着手。他们有时轻声聊着天，气氛融洽快乐。他们有时不说话，静静地望着山的青翠，湖的澄碧。

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琐碎平凡的烟火俗世生活没有把他们心中的那份美好蚕食掉。他们还拥有令人温柔令人心动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是青翠的，在凡俗的尘世间盈盈动人，温暖人心。

走过悬浮桥，就到了临湖的山中。木制的宽宽的台阶，走起来不费力。两边都是青翠的草木，杏花树最多。杏花盛开，很漂亮，浪漫而安静。眼前的杏花树一树青碧的叶子，密密叠叠，是另一种华美，令人心旷神怡，满心欢喜。有只小巧的鸟儿站在枝上唱着歌。我看它半天，它浑然不知似的，尽情歌唱，无忧无虑的纯净。

走不多远，就会有一个临湖的树木蓊郁的台子，有栏杆，有长椅，可凭栏远眺湖水远山。我们走了一会儿，就选了一个葱翠的台子坐了下来。来山中，并不是要一直往前走，马不停蹄地去发现一个又一个风景。也可以悠闲地坐下来，放松疲惫的心情，用空澈的心感受眼前的风景。这样风景才会真正入眼入心，即便离开了此地，风景也会留存在心中，美丽着尘心。想起时嘴角含笑，而不是被定格在相机里，遗忘在相册中。

从湖面吹来的沁凉的风里，有隐隐约约的鼓声自远而近。很快就看到了几条船，船上的人划着桨，喊着号子。快端午节了，他们在为端午节的赛龙舟作准备呢。

此情此景，像从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跑出来的。《边城》读过多遍，最喜欢对翠翠的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时间在这样的漫想里变得缓慢而丰盈。一片青翠的杏树叶落在了我膝头的打开的随笔集上。所遇皆是一份因缘，我把杏树叶小心轻放在书页间，妥帖收藏。收藏这一段美好的青翠时光，明丽尘心，明亮双眼如水晶，去看到世间万千美好，不发愁，不动气。

域外风物

敲凉粉

义气

在湘南边陲的烟火巷陌里，人们总爱用动词为美食封缄。譬如那碗浮着米花与葱末的油茶，非得用“打”字，方能道尽选材烹煮的功夫；而说起桃川镇的凉粉，则必得用“敲”字，才能叩开其中的玄机——瓷勺轻击陶碟的脆响里，竟蕴藏着一方水土的呼吸与心跳。

五一期间，我们一家回到阔别十六载的故乡。老友们执意邀我们驱车前往燕子山赏杜鹃花海，却因车辆故障未能如愿。返程途中，屈姐掏出手帕擦去车窗上的水汽：“走，带你们去桃川敲碗凉粉解解闷。”山风卷着香柚花的碎瓣掠过鬓角，恍惚间竟划过一丝红糖水的甜腻。

桃川镇蛰伏在都庞岭与萌渚岭的臂弯里，恰似横卧在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界碑之上。镇北的潇水朝北汇入湘江支流，镇南的桃河却扭着腰肢往南奔去，清波在此处裂帛分袂——北去的成了长江的毛细血管，南行的却化作珠江的银项圈。这方被群山宽溺的沃土，养得出香芋如紫玉元宝，育得成香姜似珊瑚嫩芽，连挂在竹匾里的灰水粑粑都沁着草木灰的沉香。但最勾人魂魄的，还是分水岭两侧的造化之功：潇水水系的凉粉籽多生涩，独独桃河滋养的凉粉果籽浑圆，芬香清甜，非得用南向古井里的活水，方能揉搓出月光色的琼脂。

屈姐的小车拐进镇街时，日头正斜斜地陪着骑楼斑驳的浮雕，打银铺的镊子凿着银镯，竹器行的篾刀劈开青竹，油茶摊的木杵撞击陶钵，市井的声响在青石板上流淌成河。黄记凉粉的蓝漆招牌蜷缩在剃头铺与杂货店之间，“凉”字被经年的糖水渍腌成了琥珀色。檐角铁皮风铃的叮咚声里，忽地撞出一片瓷勺敲击的脆响。

七八张折叠桌在苦楝树下支开茶局。穿校服的少年以勺击碟如抚琴，戴草帽的老农敲得碟沿火星四溅，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捏着瓷勺犹豫不前。老板娘系着靛青围裙立在冰柜前，铁勺挖凉粉的架势像在矿井采玉。冰柜嗡嗡的震动声中，她男人蹲在石槛上搓布包里的凉粉籽，粗布裹着的籽粒在搪瓷盆里“咯吱”呻吟，白浆顺着指缝滴落时，溅起的水花里荡漾出一弯弯半透明的月亮。

“黄师傅搓籽要数够五百下。”屈姐从冰柜顶摸出泡姜坛子，酸辣气惊醒了蜷在糖水桶边的虎斑猫。簌簌声自天井传来，老板娘正摇着辘轳从老井汲水。麻绳勒进井台台阶的凹痕——光绪年的磨损、五八年的刮痕、九八洪水的蚀迹——都随着井水注入陶缸，凝成凉粉的魂魄。那口二十米深的井，是镇子埋在地下的一条桃河。

黄师傅亮出祖传的樟木搓板，

槽道里的浆垢结成琥珀色的痂。他摊开手掌，那些被凉粉籽磨出的纹路，竟与井台青石的裂纹如出一辙。井水浸润的籽粒在木纹间翻滚，白浆汨汨漫过时光的年轮。冰柜里的凉玉被刀刃起落的寒气惊醒，碎成颤巍巍的月牙，浇上红糖水便洩出毛细血管般的琥珀纹。屈姐将瓷勺倒转：“凉粉要敲，才能吃出她的灵魂，敲出《刘海砍樵》的调子，甜味才钻得透彻。”

叮当，叮当，叮叮当当……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凉粉和着红糖水飞花溅玉。细细碎碎的敲打，把阳光和空气敲进每一片细小的凉粉中，把光阴和岁月敲打凉粉的间隙里。或清脆，或激越，或低沉，或柔和，一声声，一片片，潜入你的耳，沁入你的心，爽口，润喉，舒心，展眉，五月的一丝闷热，梅雨的一片阴霾，唆一口凉粉便随风而去，无影无踪。

少年的青花瓷勺率先叩响碟沿，碎玉声惊飞了糖水桶上的蜜蜂。民工把瓷勺使得像瓦刀，汗珠顺着晒皴的脖颈滚进糖水碗。斜对角的情侣合敲《月亮代表我的心》，银镯与瓷勺的应和比情话更缠绵。穿旗袍的阿婆颤巍巍示范不同韵律：“急敲出鲜，缓敲出甜，不急不缓敲出情。”最绝的是黄师傅摆出五只粗陶碟，抄起两柄缠红绳的瓷勺，敲出瑶族《长鼓舞》的节奏。叮当声撞上骑楼斑驳的灰砖，霎时抖落出穿阴丹士林褂子的妇人、挑凉粉担的货郎、握瓷勺敲碟的赤脚娃——不知是旧岁的幽灵，还是声波刻在砖缝里的拓片。

桃川手搓凉粉，用“吃”来表达太过于庸俗，用“喝”字表达又太过于高雅。雅俗之间，用一个“唆”字表达，恰如其分，既符合桃川土话的雅致，又体现了桃川人民的热情。一唆即入，一口口，一勺勺，一丝丝，绵绵不断，丝丝紧扣，入口，入喉，入胃，入心，清凉，甘甜，丝滑，唇齿之间，舌尖之上，脾胃里面，眉头面颊，爽口，润喉，舒心，展眉。五月的一丝闷热，梅雨的一片阴霾，唆一口凉粉便随风而去，无影无踪。

“嗤，嗤，呼噜，呼噜……”不同的人唆凉粉的方式形成了一番别样的风景。穿破洞裤的潮男躬身长吸，凉粉滑过喉咙如吞了枚薄荷味的月亮；瑶家阿妹小口啣咬凉粉边沿，垂

睫时睫毛沾着糖珠；农民伯伯仰脖吞尽凉粉，舌头卷走杯壁最后一滴糖霜，像要浇灭二十年的奔波疲火；挂C牌照的旅游大巴吐出一队摄影老枪，长镜头对准黄师傅的搓板：“这木纹比族谱还老哩。”他摸着搓板上的蛀洞——这木头挺过大炼钢铁时拆井台的斧头，挨过九八洪水的泥浆，躺在奶茶店料理包快递盒里三个月，终究还是被退了回来。

日头西斜时，中学生敲着《孤勇者》的节拍，包工头应和《澧水号子》，银发阿婆竟敲出一段《马桑树儿搭灯台》。忽然有人起头哼瑶族哭嫁歌，满街叮当声霎时化作潇水浪涛。那块蓝漆招牌在暮色中愈发黯淡，却像块磁石，吸住四散的喧嚣。

临行前，老板娘正往陶缸里封存新晒的凉粉籽。分水岭的云雾漫过天井，籽粒的裂缝里晃动去年桃河汛期的涨痕。屈姐将保温杯灌满凉粉：“给县城的老陈捎点念想。”小车驶过晒场时，成排竹匾里的黑籽粒正吸收最后几缕阳光——这些被长江水汽吹拂过、被珠江水脉浸润过的精灵，此刻正在筛孔里编织经纬。

香柚花细细簌簌飘落在车窗上，白茫茫一片似不会融化的雪花。保温杯在背包里轻轻晃荡，每一次颠簸都在延续未尽的敲击节拍。我知晓这凉粉离了桃川古井便会魂飞魄散，可那些揉搓的掌温、敲击的脆响、唆食的酣畅，却像老屋梁柱间的燕子呢喃，总会在某个蝉鸣聒噪的午后，突然从记忆深处翻飞而起。十六载离乡路，原是不经意的一瞬间，就会重新触到故土最本真的经络那种用五百次揉搓、三千下敲击、半辈子守候淬炼出的，永不脆裂的乡音。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边强



庭院小记

种荷记

高亚平

拆老屋时，家中原有的两个大瓷缸，一下子成了累赘。家里人觉得它们太笨重，又是老物件，和家中其他家具放在一起不搭配，有些碍眼，建议扔掉。我却舍不得，就把它们搬移到了院中。这两口缸有半人高，一搂粗，上着酱黄色的釉，一看就是旧年月的东西。在以往的日子里，它们是家中用来腌酸菜的。酸菜是贫困年月的产物，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吃。偶尔吃一下，也是图个新鲜，或者是为了追忆一下那段岁月。

我把这两口旧缸搬到院中，却一时不知派什么用场，只是往里面注满了清水。第一年，中学一位同学从韦曲回村，我委托他去了趟子午大道上的西北花卉市场，让他从那里买回十余株水葫芦，把它们分别放进缸里。由于水足光照好，水葫芦繁衍生长得十分茂盛，不到一个月，就长满了缸，一眼望去，翠色逼人，仿佛是用碧玉雕琢而成的。但好景不长，也许是养分不足的缘故吧，不久，水葫芦就日渐枯萎，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两株。就是这一两株，也没有活到秋天。没有了水葫芦，那两口缸几乎被我忘记了，即使偶尔闯入我的眼帘，目光也不愿在它们身上多停留。冬天到了，下雪了，缸中的水结了冰，我也没有太在意，心想，这样的粗瓷缸，应该抗冻。不料，次年的春天，我发现一口缸被冻裂了，再也盛不住水。无奈之下，只好用架子车把破缸拉到村外的垃圾场。剩下的那口缸，我把它移到了墙角。夏天很快就到了，一天清晨，我和妻子去村外散步，无意间发现稻田边的水沟里生长着许多茨菇。我随手拔下两株，水淋淋的，连根带泥拎回家，顺手丢进缸里。缸里原本就有少半缸水，我又加了一些。没想到，无心插杨柳成荫，没过几天，两株茨菇变得生机勃勃起来，枝叶高出了缸沿，三角形的叶间，还开出了几朵白中透绿的花，清清淡淡的，望之让人心旷神怡。这个夏天，我就是在馥郁的茨菇花香中度过的。而那一年的冬天，我也格外留意保护这口缸。初冬刚至，我就倒掉了缸中的水，唯恐它再被冻裂。

今年暮春，一位画家朋友来访。他看到院中的缸后，建议我种些荷花。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便从渠沟里挖了三四桶淤泥，倒入缸中，接着找来藕种，埋入淤泥，并注满清水。半个月后，缸中生出了小荷叶，起初是一两枝，后来又长出了三四枝，枝头擎着圆团的叶子，在夏风中轻轻摇曳。我便一日数次地往院中跑，去观赏这些荷叶。甚至在月光下，我也去领略过它们的风姿。仲夏时节，缸中的荷竟开出了一朵荷花，虽不及荷田中的荷花繁多，也不及荷田中的荷花浓艳，却让我喜出望外。我就在这缕幽淡的荷香中，读书、写字、品茶，听雨观云，安度夏日时光。